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一辑）

欧洲经济史 (二册)

〔美〕乃特 (Knight) 等著 王亚南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经济学（第一辑）

欧洲经济史

（二册）

〔美〕乃特 (Knight) 等著 王亚南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歐洲經濟史 (全一冊)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定價大洋三元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Knights Barnes
and Flugel

王亞南

陸高誼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實校對者顧炳章

第四章 工廠制度

詮釋的問題 人類歷史上的『工廠』(Factories)究能探源到什麼時候，那是一個論辯不決的問題，其答案則因對於工廠一字的解釋而不同。關於工廠已經惹起的論爭，於我們這裏的討論，沒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們所要論及的，是現代的工廠『制度』(System)，這制度，不會存在於十八世紀以前，並且，就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亦還是幼稚不過的。如其我們把工廠解作一個工業經營，在那種經營中，至少有一人專精於管理，支配或指導，那麼，在古代與中世，都能找出這種榜樣。我們亦承認這個普通界說合於論理，本書上半部其所以未提及『工廠』這個語辭的，僅是因爲那會引起一種與現在情形的比較，由比較而導來混亂。我們如其對於早前那種工業經營集中，僅稱之爲集中場店(Central shops)，那似乎是同樣合乎論理，並還少有混亂思想的危險。

當我們使用工廠一語時，我們心目中的工廠輪廓，包括有動力發動之自動的或半自動的機械。那怕僅是製造一件物品的簡單模型，其生產會分爲若干過程，每種過程，更分爲若干作業。就一個小火爐的極簡單的例子來說罷，那由鐵板製成，附有鑄鐵的頂門，格子與底，截斷，彎曲，與可能的加以鑄刻的鐵板，完全與鑄鐵物分開。除了較大的鑄鐵物外，還有一些小的鑄鐵物，如對於爐格的震爐器，和對於爐門的通風器等。把所有這大小的零件弄好了，更須加以鑽磨，配合，與修飾的工作。

把這方面的機件問題拋開，我們已經要述及工人了。每個工人都有其業作。其所取得的工資，或以日計，或以件計。他們的編制，必然不是按照早期那種製造體系，從而，監督者的權力與時間，就不致於濫用，而且，一種作業過程，也決不會落於其作業過程之後了。此種景象之最為顯著的若干特徵，乃發生於相對多費之機械的使用，使用機械所須投下的開辦資本，祇能獲償於工廠不斷所產出的可賣商品。每一個部分——如像火爐之門——正如同其最後的和其次的部分。例如，工人用其特別構造與特別適宜之鑽，以鑿穿門之樞紐的洞，他可以一直活動下去，而不用停着思索。他對於作業過程，無須要經歷七年的學徒期來學習，一天兩天就幾乎很够把牠「訓練好」(Breaking him in)的，在磨尖他那細鑽之高度技術作業，乃完成於工廠之其他部分的機械房

的場合，他之學習此業，就尤其毫不費力了。

關於這種鑽的說明，使我們注意到當代工廠制度之其他方面。運行鑽機之尖端的小旋轉工具，不是由用鑽者作成，而是由其他的工廠所產出；其他工廠以一定的大小標準，大量的把此種工具生產出來，然後投諸市場，以便各種製造業者修理業者去採購。火爐製造業者，亦並不製作他自己的緊釘與螺旋釘套。他們是在市場上購買標準大小與標準螺紋的這類機件。因此，不管在什麼製造業上，對於標準尖鑽所鑿好的孔洞，總歸可以在市場上預先買到適於那些孔洞的緊釘和螺旋釘套。此種解說，僅在指示那潛存於整個制度——在沒有正式考察到特殊工廠之組織與勞動分工時，那個制度是假定的——裏面的商業組織。我們現代的火爐製造業者，定不會製作他自己所用的鐵板，就是他所用的鑄鐵，亦說不定是由外面訂購。就自動車工廠來說罷，牠同樣不製作牠的輪軸、車輪、支軸、電器設備等等，固常須購買，即車身，乃至其內部裝設的汽機，亦往往是由外面買來。由工

廠窗戶，對於外面工業的和市場的組織，所加的這一瞥，也可以暗示到：完成品的處理，乃是採取與十八世紀頗不相同的方法。

現代的工廠制度，顯然不僅是一列機械發明的產物。要說有了那些發明，工廠制度始有成立的可能，那將不免招致這樣一種反駁，即，那諸般發明之成爲可能，在某幾點上來說，卻祇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勞動的分工。但所謂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商業的，工業的，金融業的，或者包括所有這幾項的。而且，資本可以屬於個人或合股公司；那可由金融機關借得，（如在早期紡績工廠的場合，通是如此），或由保有資財乃至參加那種金融專業之指導者，簽名貸與。論及資本主義的勃興，我們應常常有這樣的清晰觀念，即，看那是指着資本的蓄積，是指着那在後來佔有勝勢的諸般組織形態之發展，抑是指着其他的事體。

最後，使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這個語辭，我們須得特別小心，特別嚴謹。專業的趨向日增，勢將使一種工業分爲若干特殊行業，如在中世佛羅棱薩之羊毛織造者的場合，就是如此。廠外制度的興起，以及其向佛蘭德斯，向英格蘭，乃至好久以後，向歐洲其他地方的擴展，那又算是伴有『分工』作用之實際分佈的另一模式。在另一方面，工廠制度的特徵，則是人員的集中，是分工而非分業。在動力機出現以前，集中工人與集中生產行程的顯然趨勢，已灼然可見了。機械的發明，雖然刺激了此種趨勢，但我們如其認定此兩者中任一事實，爲其他一事實之本原的『原因』，那就必須揀取首先出現的那一事實了。各地域各專其業，那也算是「一種分工」並且，通常還由此表示了其他分工的產生。

在工廠制度上有兩種其他的影響，足可表證對於『原因』一語懷疑的不錯。桑巴特教授（Prof. *Sombart*）

Part)把現代資本主義最後的勝利，主要歸因於歐洲人口的迅速增加，他這種主張，是十分正當的。歐洲人口的增加，至少是開始於現代的初期，而大大的增進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是先於產業革命的另一動因，這動因無疑促進了產業革命的發生，但同時卻又受了新秩序的鼓舞。

應用於農業上的資本主義，其情形亦大率類似，在英格蘭的這種資本主義形態，被稱為圍地運動。舊統治的衰落，在法蘭西是比較在英格蘭為更遲的。但是，即使就前者來說罷，其布業的廠外制度，顯然的，在那些無產農民頗多的區域，特別繁榮。在產業革命開始以前，廠外制度已經超過了增加分佈的階段，並且已經開始進於集中，那種集中，無疑是比較頗不完全的，但對於新機械卻附加了一種刺激；一旦這刺激已經呈現其作用了，那日趨發展的工廠制度，乃反而在圍地運動上發生影響。

現在，我們要來探究一下產業革命之過於戲劇化的根源了。產業革命這個語辭，係由布蘭奎 (Blanqui) 所通俗化，他曾於一八三七年（註）使用過。這語辭曾見於一系列工廠法令中，那些法令在一方面固認識了事物之新的秩序，同時並企圖對於那種新秩序，加以若干必需的適應。在當時，不但工廠勞動者需要保護，而那些廠外的手織工匠，卻在接受着更低工資，和更可憐的生活狀況的待遇。試一考察那在成長階段的工廠制度罷，牠的最為顯著的特徵，彷彿就是機械破壞機械的暴動，在英格蘭以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和在一八三五年，為最顯著，而在這前前後後，還暴動了若干次數。由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法蘭西的各種暴動，似乎完全停止下來了，但和平以後，重又開始出現，特其程度終不若在英格蘭之甚。

(註) 已指孫生 (Cf. Anna Bezanon) 著：產業革命語辭的開始使用，載在經濟學年報第三十六卷第三四三頁。

尙論產業革命一流的著者，動輒機械的，把那解作是工廠制度的『原因』。這兩者之間，自然有難由蛋生和蛋由雞生一樣的不可分離的聯鎖，但在其中插入『原因』的觀念，那就祇好導來思想上的混亂。然而對於工廠制度興起的這種過於機械的解釋，卻仍不難發現於我們今日許多著者（註）之有名的著作中。

（註）烏登爾教授（Prof. Dahn）曾舉出基本斯（Gibbins）作例。另一個例子，則是查理士·比爾得（Charles Beard）關於產業革命之艱深的著述，他那著述，雖是他初期的作品，與其後來之成熟見解，不相符合，但迄今仍有廣泛的銷路。

關於過去一百七十餘年前之經濟變動的特殊解釋，還有其他兩個主要形態。第一是，如上面講過的，由着重機械，以自闡其論理的說明。而後者則是特別注重經營與組織。這兩者都是在一個迅速變動時代的新秩序中發展起來，在那新秩序中，實際的利害，通是灼然可見的。牠們在當時有一種知識的環境，不過，時過境遷，我們無從彷彿其實相罷了。在本章的末尾，我打算簡單概述若干於現代經濟發展程序有關的比較定式的學說。此刻我們所應留意到的，是在十八世紀末葉，即在法國要求『自由』、『平等』、『友愛』之大革命的終末，所風靡全歐的個人主義的震盪，和國家限制的反動。那時，亞當斯密還生存着，他已有了信徒。迨至十九世紀初期，那也如同其他的時期一樣，牠有牠自己對於人類社會的想法。我們現在的思想方法，乃是竭力遵循一種推論的形式，那種推論，係在過去五十年左右，由生物學證示其頗有效用的。一世紀前，關於社會的或經濟的進步之思想，與其說是遵循實驗室中之科學者方法，就寧不如說是遵循當時流行的哲學者的方法；在那些哲學者中，格爾（Hegel）是佔有絕對的優勢的。他頗尊重『進化』（Evolution）——也許說『進步』（Progress）較為適當——的觀念，不過，這觀念，是指明歷史在『道德的』或『精神的』意義上，乃移向人類自由與較高的

組織階段的。這裏我們不要說明當時如何重視思想體系之論理的完全性，亦不要說明思想歷程（或觀念）與實在世界之間，是怎樣相適合。

在許多人心目中，自由與極端個人主義全然一致，此極端個人主義，更進而變為無政府主義。舊來重商政策之過於拘限，遂招致了放任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之過於走向相反的極端。『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這個名稱，已經暗示了一個思想的學派，由這學派，引出了我們對於產業革命之三個一般解釋的其他派別。就『經濟自由主義』之立場講，所有關於私人事業之國家的干涉——關稅的規制，亦包括在內——在原則上都當擯斥。不過，這種態度，往往由一種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緩和了，此種主義認定在經濟事實上，至少暫時用得着公家若干的干涉，如保護婦女兒童之工廠條例之通過，即其一例。可是，依據某種道德的論證，則進化的過程，總會證示經濟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之真確，雖有暫時的障礙，但終歸是會自然通行無阻的。有一種經濟主張，說明歷史的進步如何必然會導向放任主義，對於這種經濟主張，產業革命便是一個顯明的題材。陶蔭碧（Toyabe）氏關於十八世紀英格蘭之產業革命講座，便是使我們與晚近的在知識上有分量的此種見解相接觸的一物，此種見解，係導源於克明漢（Cunningham）氏的，克明漢原來也是一位牧師。

對於產業革命之第三種的，極其流行的解釋，乃由德意志之社會主義者馬克斯所主張，可是，他這主張之真正的要點，卻是為那些反對馬克斯之一般經濟哲學的人們所發端的。馬克斯把產業革命解作資本主義勃興的一種現象。他批評黑格爾（註）說黑格爾假定了一種歷史上的神祕的指導精神，並說，黑格爾對於此種精

神的印證，不是根據歷史之實在性的精密考察，而寧可說是根據他自己心理上所矯造的程序。顯然的，馬克斯自己的體系，是強固的，單一的，建立在那種歷史考察之上，而他這主張，正是由他所導來的一種新『唯物史觀』(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的基礎。那怕是對於馬克斯學說，表示懷疑的人罷，如其他肯小心的，公平的探究這方法，他就決難否認這方法所提示之進化程序的健全。不過，與那對於歷史研究之實際指導方法相比較，馬克斯之唯物史觀所包容的，是要多得多了。他反對黑格爾之道德的或『精神的』偏見，固不必說，就是後者最有研究的論理系統，他亦概加否定，或者使其與他自己的系統，成爲一個顛倒反順的對照。他指明現代資本主義之勃興，爲通達產業革命之門徑，這，不論其含有怎樣的動機，也不論其會導出如何錯誤的結論，但其方法之異常的效果，卻是由許多晚近學者們所證驗了的。他那方法之受到如此的推崇，那不是因爲牠提供了有一種特別解釋，反之，如其認真的，澈底的說來，卻大大的是因爲牠所解釋的，要比較其他方法，還少帶有特殊的性質。歷史的透視法既成爲可能，那把產業革命，與這種革命所由導來之環境分開的荒謬主張，就部分的可以避免了。

(註) 見資本論第二版序言。馬克斯之改造黑格爾之『辯證法』的嘗試，及其『唯物史觀』之胚胎，早見於其一八四三年出版之 *Einleitung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中。

後之著者，如桑巴特，如曼多克斯(Mantoux)一流人物所受馬克斯的影響，實在比其表面所見到者爲多。因爲，主要的命題，如果是商業組織之發展，那就無須要把飛梭的發明，紡紗機的發明，或者蒸汽機的發明，作爲產業革命之開端。如其這任何發明之一，或者，所有這些發明，實在爲工廠制度出現之『原因』，那就勢必要解

析原因之「原因」，否則其所說明的事實，就頗缺乏歷史精神。反而言之，凡屬一個略能理解早前歐洲擴大時期的人，他對於資本主義在工業上佔有極大優勢以前，須經過長期發達的事；對於那種過渡，非突然發生的事，應當是清楚明白的。

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之歷史的解釋，在過去若干年來，已漸漸爲人所重視，此種傾向，雖頗得力於馬克斯之中心觀念，但並非完全由於馬克斯之主張。放任的個人主義之興起，乃至其後之沒落，已成爲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了。我們雖不能忽視機械發明的效果，但機械進步之完成，也並非與其背景無關，而轉化爲自演其歷史的「活動手指」。這即是說，歷史的解釋，是多面的，是經過揀選的，但不是特殊的。如其牠爲通過叢雜事實之迷途，而在許多路徑中選取一個路徑，那就僅是因爲那一個路徑最爲便利，而且在全體上說，還可提供最好的見解。

工業資本主義之興起 從組織的立腳點看來，天然產物工業與其他工業之間的區別，大都是由人類所設定，並且，時代不同，其區別亦大爲異樣。例如，煤礦的採掘，雖然一大部分是由機械所進行，但並不稱爲工廠。我們在前面講過，當大多數紡績工廠尚未進於合股經營的時期，許多採礦業因爲需要大量開辦資本，已經成爲合股經營的事業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生上，需要大量開辦資本與重大費用，是一個有力因素，這因素在紡織業上盡量發揮其作用，那是直到動力機已經在效率上成就了壓倒的優勢——開始威脅其競爭者的利益，以後更威脅其競爭者的生存——以後的事。工廠上的集中，不是由於飛機促成，亦不是由於紡績機促成。這兩者在城市的工業上，在鄉村的工業上，都有其用途。水力機或驟機，雖與那兩者不同，但在開始時，亦並不會怎樣影響於羊毛工業。羊毛工業一般的集中，係發生於數十年以後，特別是在動力織機已經在商業上顯著功效

以後。

馬克斯頗重視製造業者在資本主義興起中，所演的任務——由今觀之，那是過於重視了。查理士·巴洛特（Charles Ballot）曾顯明指證此點，以為柯爾貝對於飭許的與特權的製造業者所加的寵惠，並沒有怎樣導來工業的集中。那怕就在那個時期，來溫斯（Lyons）絲業上的手工業老圃，與包發其工作於一般手工業者之商人老圃間的區別，猶分割得明白。一六六七年是一個特別的年度，這一年的限制條文，可以作為證明。在將近一百年後之一七四四年，給資的手工業者之依賴於商人的事實，已經取得法律的根據。就棉業的場合而論罷，市場的擴張，對於那些與市場接觸的人，固有利可圖，對於那些能够集得所需資本的人，亦有利可圖。因着便利的關係，這兩種業務，漸形集結於同一人的身上了。至生絲市場之危害手工業者，那卻是採行另一種方法。樣式上的不絕變動，使那些小有資本，不够擔當危險的人，越發難於從事此種經營了。

動力機在紡織業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應用，乃是用之於由繭抽絲之纜絲工廠中。據柯克·泰伊勒（Cooke Taylor）所說：約在一七一五年左右，約翰·洛姆比（John Lombe）由意大利攜此纜絲機入英格蘭，他自行建立一個工廠，那工廠在德文特河（The Derwent）岸上延長一英里之八分之一，每天產出絲織品三百萬碼。就機械上講來，絲也許同棉花一樣，其本身促成了機械的進步，但對於絲的市場，卻無從證明其有這大限度的銷路。我們比較可以相信的，也許是這樣：生絲的供給，更有限制；取得生絲，需要更多勞動，由是，要與棉花在產量上相競爭，其價格必然過高，在此種情形下，機械乃處於優越的地位。其實，法蘭西的大革命，亦頗傷害了像在來溫斯那些地方之絲業的大集中。

一七七〇年之亞克萊特的第一個水輪機，顯示了動力機之集中棉業之影響的開端。這時，在玻璃業上，在紙業上，都在小規模的應用動力，斯米登之圓筒風箱——燃燒焦煤——已經在製鐵業上，開始加以集中的壓力。至一七七〇年以前之大部分集中現象的發生，則顯有其他的理由。頗惹人注意的舖店，已有相當的數目了。薩伊教授(Prof. See)告訴我們，萊姆斯(Rams)有一半以上的布業，是由集中的方法進行，而在路維爾(Louviers)地方，則更為普遍。像這樣趨於集中的主要理由，要不外是節省運費，與便利監督。依此等理由而行使的集中，既非由動力機所招致，亦並不會直接導來動力機的用途。那般經營者，主要仍是商人資本家。包發制度(The putting-out system)異常通行，就是基爾特的組織，亦還在某些地方存在。

在包發制度下，自行顯現的某種棉織物工業之技術特點，大有影響於資本主義方法之迅速發展。這些特點本身，乃至由其所刺激的組織形態，都有產生集中的傾向，並且，在此種集中過程上形成的整個情形，都頗利於動力機時代之降臨。對於當時實際市場所需的棉織品之印花，漂白與乾曬，都不能不有相當大的場所，以及相當多費的設備。加之，所有這些作業，均少不了布疋與染料一類的物資。需要的數量與需要的種類不絕增加起來，舊的技術業作細分了，且還造出了新的業作。

隨着這工業的發展，所需資本越發要加多，這加多的資本，與其說是應用於一長列作業程序的開端，就寧不如說是用在其末尾。而此末尾的業作，就是最接近市場的業作。因此，其結果，乃成爲半商業的，半工業資本主義的——爲一種過渡的階段。至少在一七七〇年前一世紀的城市社會中，一方面，已經不絕分化出了勞動者，工資取得者，或無產階段；另一方面，則有資本家們所形成的僱傭階級。當工業已發達到較商業爲重要時，當集

中作用已經顯現時那種分化趨勢更形增加，但那決不是動力機之單純產物，機械也不是那種趨勢之單純產物。

水力機與驟紡機的採用，逐漸傾覆了那時的商業組織，也同樣傾覆了那時的棉業技術。紡績業所需用的資本，不是用之於其作業程序上之最後的賣出的階段，而是用之於其開頭。皮列內（Pirene）曾經指明過，（註）那些由先前簡陋方法發給起來的新工業資本家，一般都頗能自立，至於那些曾在棉業上頗佔優勢的商人製造業者（Merchant-manufacturer），或者他們的後代，則都不能自立了。有些新工業資本家，一方面建立紡績工廠，同時並還在其他工業上佔有優勢。例如，法蘭西人佛蘭柯斯·培列（Francois Perret），於一七八〇年在略斐勒（Nouville）建立一座棉業工廠時，他已經是一個絲製造業者。在迅速變動的時期中，舊的組合公司，動輒得咎，因為其商業形態，是保有既成的關係與既成的傳統的。

（註）見美國歷史述評第十九卷（一九一四年四月）所載「資本主義之社會歷史上的諸階段」還可參照喬治·魯溫（George Darwin）所著薩姆爾·奧爾登與亞克萊特（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查理士·巴洛特在其所撰 *L'intro-duction du machinisme dans l'industrie française* 中，亦評述過法國當時同樣的情形。皮列內頗重視資本主義動輒當中之一切過渡期間的新系統。顯然的，在經濟歷史上，自立起來的美國工業資本主義，並不是這樣迥異尋常的卓越。

我在前面講過，在一八〇〇年的前十年間，美國輸出的棉產額增加了十倍，在一八〇〇年的開始，軋棉機完成了，同時，英國棉製品的輸出價值，由一，六六二，〇〇〇金鎊，增加到了五，四〇六，〇〇〇金鎊。正當這個時期，法國頗受了革命與戰爭的阻害，故與英國相較，他是墮乎其後了。當時的情形，既阻害了絲業的發展，

於是棉花對於生絲，乃突然增加了優勢。由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英國海上的實質的勢力，在不絕增加，這使牠要求輸入原料和輸出市場的工業，立於非常有利的地位。牠以極大的努力，阻止其改良了的紡織機械，運往其他競爭的國家，牠享有了一種適用的蒸汽機的獨占，牠並且是具有用焦煤鑄鐵的唯一國度。牠在海上的控制權，使牠能够在戰時自由取得世界最好的海軍儲積與製船材料的資源，而在其敵國，就大抵無從染指了。

在數十年中，動力機的最大利益，不是加添到棉業製造上的最後作業程序，即最接近市場的程序，而是添加到其比較開始的作業程序——其著者，如軋棉，如紡棉。至若這種活動趨勢，究在顯明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上，有怎樣的影響，我們是難於估計的。新興工業分裂成了兩個陣營。關聯於包發制度的商人資本家，雖在市場上佔有一個大的部分，但他們對於所需的紡紗，卻不能不依賴那些擁有紡績機的工業資本家。這種依賴，自然是相互爲用的。這工業家漸變富裕了，其產額漸形增加了，他們與商人資本家之間，越發發生了正面的衝突。紡績工廠擴大活動機能，一直把上市以前的製布程序，概行括入了。其結果就是工業實行增大其對商業的支配。英格蘭之最後的過渡階段，是由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四〇年，這時，包發制度已經遭逢了動力織機之拚命的競爭。我們可以說，英格蘭之工廠制度之完全確立，係在一八四〇年，而其確然在紡織工業上佔有優勢，則是一八五〇年。織機的完成，使這種制度有確立其優勢於羊毛業上絲上的可能，至其在各種棉業上，麻業上的勢力，那則是早就已經確定了的。

勞動的狀況 探究工廠制度興起所給與社會階級上的影響，那可說是經濟史上最繁雜的一件工作。早在十三世紀中，並且，那怕就在當時北歐地方，有些行業上的工資職匠，已充分表現了他們共同利益的意識；爲

要協同一致的反抗其僱主，他們並還形成了種種組合。在這時候，反對他們軌外行動的法律與規制，亦被通過了。這就是說，日漸分化的職工團體或僱主團體，都能意識各自的共同利益。在中世紀末葉，專事製造輸出品的佛蘭德斯的某些市集中，已經存在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逐日的麪包費用，都是取給於僱主所予的工資。前面講過，在十六世紀，特別是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包發制度的展佈，大大的增加了無產階級的數目；而比較舊式的學徒制的削弱，越發使這個階級傾向於純粹以工資為生的地位。

每個時代，都會有牠的變動。變動過於迅速，總不免要造成青黃不接的脫節狀況，造成種種不幸，造成滅亡的呼叫，造成今不如昔的信念。我們不必追溯到約翰·波爾（John Ball）罷，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之阻止圍地（十六世紀）的勞作與著述，哥爾德斯米芝（Goldsmith）之農村荒廢論（十八世紀）那都不是這種信念之表現麼？在工廠制度下的勞動狀況，得分為若干不同的，然而關聯的主題，為避免混亂，這些主題須得分別研究。不幸，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命題，我們卻最沒有參證的材料：那命題就是，工業之集中化與機械化，究在勞動階級生活上，發生了怎樣確實的影響，或者，剛好在產業革命以前，勞動階級的生活，究是那樣的一種實相。

我們能够確然表說的，是工廠制度由家庭中拔去了男子，婦女，兒童的勞動。這種集中，使我們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出工廠中的狀況。但關於這種制度下的婦女兒童勞動，與包發制度下的婦女兒童勞動，比較起來，誰更好誰更不好的重要問題，我們所知道的，比我們所應知道的，是少得多了。初期工廠勞動者的境況，如其說是很壞的話，又究竟比廠外的更多數競爭者，更壞到了什麼程度？他們都是工資勞動者。一八四〇年前，英國織布經

營的商業資本主義，恰遭受了日益勃興起來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致命打擊，這時，就全般講來，廠外的工資與狀況，確較廠內爲更壞。又在什麼程度內，這二者都更由於工廠制度勃興所引起的迅速的變化，非由於新制度的內在的性質呢？

卽令說，上面這些問題我們都能確切回答罷，要對其開始時的情形，作一般的比較，那仍非充分理解一八二〇年或一八四〇年的這些勞動者之父親乃至祖父所生活的狀況，乃至其所勞動的狀況不可。而這些狀況，因不同的工業而大異，因不同的地域而亦大異。而且，關於這個主題的許多文獻，都帶有宣傳的性質，都避免着，怕建立或承認一個真正的比較標準。突然開始無產階級之興起的敘述，以及指明不出其所要比較的對象，那都有一種歷史的缺陷，那往往會暗藏一個讀者所設的標準；那讀者，乃生活於不同的時代與地方，並且會是屬於極其不同的社會階層。試舉一個適當而較有暗示性的例證罷，在世界大戰的期間，在歐洲的美國志願工人，一看到沒有著皮鞋的農夫，他們就以爲那農夫是非常不幸。

剛在產業革命之前，凡屬包發制度通行於農村的地方，並且，凡屬當地農人仍有可耕土地的地方，真正不幸的情況，似乎還不怎樣普遍。若在工人貧無立錐之地的區域，其景況就更壞了。除土地的關係而外，還有一個造成不幸的動因，那就是集中。無論那種企業，祇要牠是集，中於鄉村中，並成爲村人大部分的生活來源，我們就不妨稱之爲『農村的』（Rural）。對於這個時期使用『手工業者』一辭，我們應當記着，這所謂手工業者，很可說是工資賺取者，他在家內爲布商從事工作。此外，在包發制度活動於市集的地方，另表現了一種情況，而在包發制度，大受糾正，且大加淘汰，使工人聚集於一集中設備中的地方，更有第四種情況。把這一切加以考察